

尊敬的广大市民: “天南地北涟水人”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融媒体平台之一,目的是广泛介绍涟水籍杰出人士,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历程记录下来,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,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。热切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推荐

关于推荐“天南地北涟水人”线索的公告

或提供相关线索,提供线索时请注明姓名及通讯方式。线索一经采纳,将给予一定的酬金。 广大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推荐:

1.发电子邮件、电话联系等方式提供线索。电子邮箱:634442600@qq.com;联系电话:13852262021、1505263262;地址:涟水县知梁梅大道150号新闻大楼五楼涟

水日报社。 2.“扫一扫”:用微信扫右侧二维码加关注(“天南地北涟水人”微信公众号)后,点击“人物推荐”即可开始推荐。



涟水日报社 2019年2月12日 “扫一扫”加关注

仇寅:新字体的创设者

□朱惠莉

仇寅,1962年生于高沟,“方正悠黑体”“方正悠宋体”“方正大魏体”原创设计师,一位别具匠心的“造字”人。横竖撇捺在他的手中重构成一款款新字体,从稿纸“蹦”进了屏幕,又“飞”向了千家万户。在仇寅看来,一个个汉字承载着历史的厚重,传递着文化的温度。

仇家是书画世家,祖父仇拔和父亲仇德培皆工书善画。受家庭的影响,仇寅从小练习书法,不论毛笔钢笔都能带来书写乐趣。1985年举办的首届全国钢笔书法比赛,在百万件参赛作品中,仇寅获得了特等奖,但他每每觉得自己是“中奖”的。后来仇寅陆续也参加了一些全国性的比赛并屡屡获奖,接着就有许多出版社找他单独或合作出了一些钢笔字帖。他谈起这段经历时说:“我年轻时大部分课余时间、业余时间都耗在写字上了。那时候的写字、参赛、参展、以艺会友、完成出版社稿约或参与各类协会组织一些培训教学等等,一转眼就成了回忆。”

与汉字的缘,仇寅也曾想挣脱过,但如今还是落脚在了与汉字关联的职业,他笑称这是宿命。仇寅大学

时期的专业是无线电工程,写字纯属业余。“两天不碰笔,心里就难受!”他说。练字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,但因为喜欢,他从来觉得无聊。提到书法,仇寅的兴奋劲儿溢于言表。

对印刷字体产生兴趣也是在大学时代。上大学的时候,隔壁班有一位同学写得一手好楷体,那时候在仇寅看来,他的字非常漂亮,简直和印刷的楷体一模一样。这触发了他猜想印刷的楷体一定也是人写出来的。说来也巧,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新启用的任政的行楷字体。一颗种子悄悄埋在了心中:“要是我也能写一套字体,那该多好!”后来,他就会留意去了解每一种印刷字体是怎么来的,谁写的。但当时大部分都不得而知。大概是由于仇寅曾经从事过技术维修的职业吧,所以他更加特别地钦佩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。

2002年,40岁的仇寅转业离开部队,心中怀着憧憬到方正求职,希望能从事字体设计,但是并未能如愿。为了心中的梦想,他开始了漫漫征程。开始关注并热情旺盛地参加方正举办的全国专业字体设计大赛。先后参加过3次方正字体设计



大赛,光2009年一年,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30款字体参赛方案。在大赛中陆陆续续获得了评审委员奖、优秀奖、三等奖、一等奖,忽然成了字体界的名人。2011年,在知天命之年的仇寅终于加入了方正字体开发团队,开始正式从事令他乐此不疲字体设计工作。他曾经负责了新一代屏显字体——方正悠黑字体家族的设计与开发,现任方正字库设计总监。长期的书法练习和字体大赛的参赛经历,使得仇寅对把握汉字之形神关系和组合规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,这让他迅速适应了非常专业的字体设计工作。

进入方正后,仇寅几乎整天都窝在办公室钻研字体。一只手托着有密密麻麻小字的手稿,另一只手捏着放大镜,仇寅眉头紧锁,把设计有瑕疵的字体用笔圈了出来。

“这个字的重心太低了,偏旁也应该再窄一些。”仇寅的“火眼金睛”立马儿看出了一款新字体设计初稿中的疏漏。方正字库近年来推出了几百款新字体,仇寅参与了多数字体的设计和把关,被同行们尊为“字体男神”。

“这一辈子都在和字打交道,对

它就是‘上瘾’。”仇寅笑着说。可不是嘛,大学阶段他就以水为墨,地板为纸,写秃了的毛笔一支又一支。为了把“方正大魏体”的6763个字设计出来,仇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。而最终完成的字样和前期的设计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。前期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做了1500个字,可他自己越看越不满意,只好忍痛全部放弃,从头再来。

仇寅言谈儒雅,谈到任何一款字体就像是自己的孩子,平静透出对于各种细节的知晓和关注。“做字需要真正的匠人精神,每一款字体都有做字人的温度。”仇寅说,能够在电子化阅读时代,坚守传承汉字的独特之美,是他最感欣慰的事情。

功利主义曾一度盛行,可贵的是,还有一些人能够静处一方,不舍执着追求。譬如在北京郊区80年代风格的大楼里,像仇寅这样的匠人用自己的双手,一撇一捺地修改着汉字,桌上到处是手稿。某种程度上看,他不是



妙通塔

□王龙祥

安东古城,今名涟水。因水得名,誉满宇内。水在城中,城在水中。城中有湖,湖中有岛。岛有白鹭,岛畔有寺。寺中有塔,名震遐迩。南齐时期,建成寺塔。塔台浮屠,紫柱凌空。寺藏雾霭,曰文殊院。仁宗天圣,改承天寺。塔愈千年,神活流传。北宋时期,真宗年间。赤脚仙翁,请命下凡。啼哭不止,曝晒若痴。姜姓守坚,称姜道者。道出因果,匠好太子。真宗赐名,证因大师。天圣元年,太子即位。帝号仁宗,感证因恩。救命建塔,塔名妙通。雄姿凌云,芳迹仙踪。阅尽沧桑,历经风雨。烽烟散却,巍峨挺拔。如临画境,慈航普渡。民国时期,战火无情。一九四八,七月七日。寺院灰飞,宝塔殒消。埋五十载,惜哉痛哉。一九九八,县府筹措。涟水游子,赞助建塔。慷慨解囊,献计献策。一九九九,八月十八,正式开工。二〇〇二,九月九日,竣工告成。塔分七级,六十米高。地上七层,地下一层,称为地宫。塔身雄伟,分立八面。正开四门,侧开四窗。门窗排列,上下对齐,左右对称。水天投影,满湖荷香。朝闻钟馨,夕照清波。喜观翔鹭,朝晖白鹭。通昼辉煌,彻夜金光。风拂云翔,摘星揽月。南控淮扬,景胜九州。北襟齐鲁,桑梓千秋。东俯盐阜,傲立楚地。西傍机场,雄手倚天。登塔览胜,无限风光。弥望墨池,浮屠万丈。五岛湖内,寻幽探胜。夕照山中,觅趣猎奇。安东城邑,春色无限。巍巍庙宇,霞光冉冉。茫茫大地,紫气腾腾。登塔遥闻,暮鼓晨钟。俯首近瞰,鸥鹭翱翔。涟水胜境,钟灵毓秀。妙通神塔,锦绣华章!朝观夕赏,装点乡关。人杰地灵,辉映千年。



鉴宝台

此为古铜烛台,由四层宝瓶组成,这瓶安插在那个瓶上,寓意四代平安,红烛高照。每面有不同的字,分别是福禄寿禧。县收藏家协会马林虎收藏。

从“追追”“海结”“鹅人”等语汇看涟水方言的韵母特点

——涟水方言概说之三十

□万洪勇

马蜂是很厉害的家伙,农村小孩几乎都吃过它的亏。我最早知道有马蜂这玩意儿是在刚记事的时候。那天我在自家屋檐底下独自玩耍,谁也没招惹,突然太阳穴被猛扎了一下,顿时就肿起来了,哥哥姐姐们都被惊动了,赶紧就地拔来马荠菜,在“针眼”上用劲地擦。我被告知,我刚刚是被“追追”“追”了。所以,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只知“追追”而不知马蜂,直到上学,老师警告大家不许戳马蜂窝,才知道所谓“追追”就是马蜂。可是,马蜂为什么叫“追追”,“追”字怎么写,当时还是不知道。

“追追”其实就是“蜚蜚”,动词转化为名词,借代会为“蜚”人的马蜂。“追追”和“蛭蛭”这些称呼小昆虫的叠声词一样,很口语化,又有儿语色彩,说起来很顺口,还散发出几许童趣,是一条很有趣的涟水

方言词汇。“蜚”的普通话发音为zhē,释义为蜂、蝎子等用毒刺刺人或动物,另指某些物质刺激皮肤或黏膜使发生微痛,如切洋葱蜚眼睛(“蜚眼睛”涟水话依然说是“追眼睛”)。由“蜚”到“追”,语音的变化在于韵母e变为ui(uei),u是介音,韵母uei实质上是落在了ei。“蜚”在普通话里还有个发音zhé,指海蜇。

普通话韵母e在涟水话里变为ei,这个现象很普遍,“蜚”变“追”只是其中的一例。“社”“舍”“蛇”“射”“救”“车”“扯”“遮”“蔗”“惹”,这些字普通话韵母为e的字,涟水话韵母都是ei。小时候听祖父讲三国,觉得吕伯奢这个名字很糟糕,因为“奢”听起来像“尿泡”的“尿”,吕伯奢三字很容易令其时尚无一点文化的我联想到猪尿泡,当然,后来才知道所谓“尿”其实是“奢”,韵母是e而不是ei。在普通话里,e与ei也有交集,如“勒”

有两个发音,一为lè,一为lēi,韵母分别为e和ei;“肋”也有两读,一为lèi,一为lē,韵母分别为ei和e;“得”也有两读,一为dè,一为dēi,韵母分别为e和ei。

同是“蜚”,在涟水话里却有不同发音,蜚人、蜚眼的“蜚”发成“追”,海蜇的“蜚”就发成“结”,韵母由e变成ie。由此做进一步检视,会发现e变成ie是普通话韵母e在涟水话中的另一大流向。如“彻”“撤”“掇”“舌”“设”“涉”“哲”“折”“浙”“热”,这些字普通话韵母都是e,在涟水话韵母都变成了ie。小时候听故事,听到哪位小姐被妖精摄去了,我就以为是妖精“吸”去的,就是因为不懂“吸”是“掇”的方言发音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盐河东方言里e变ei的那些字,在盐河以西的一些乡镇都变成了i。如上述的“社”“舍”

“蛇”“射”“扯”“遮”“惹”这些字,在盐河西的发音里,韵母都不是e,也不是ei,而是i,蛇叫“袭”,公社叫“公细”,舍不得叫“喜不得”,宿舍叫“蓄细”,射击叫“细击”,拉扯叫“拉起”,遮挡叫“机挡”,惹事叫“以事”。

“文革”初期,全国各地兴起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热潮,人们追求的不光是像章的数量,还有质量、款式、规格和材质。我家的像章可说是来源不断、丰富多彩、令人羡慕,我家因此也成了众人竞相“截留勒索”和“巧取豪夺”的苦主。有时,一枚新颖、漂亮的像章还没拆封,就被上眼的人“硬摘三六”地索去了。我记得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“鹅”。对此,我曾百思不得其解,为什么强行索取东西叫“鹅”呢?难道是因为鹅很凶,会“钮”人?后来

才知道,所谓“鹅”就是“讹”,也就是讹诈的“讹”,这个字普通话发音为é,在涟水话里韵母e变成了o,这是普通话韵母e在涟水话中的又一个流向。

盘点我们涟水的方言读音,会发现e变o的现象也是广泛的,如“娥”“饿”“哥”“个”“可”“课”“科”“河”“和”“贺”等字,还有阿胶的“阿”,阿弥陀佛的“阿”,普通话韵母都是e,涟水话韵母都是o,“大哥”和“大锅”不分,“大个”与“大过”不辨。在这个流向上,有些字加了介音u,如“割”“葛”“磕”“渴”“喝”“合”,普通话韵母是e,涟水话韵母是uo。

事实上,普通话的韵母e是后发展起来的,原本没有这个韵母,它在涟水话里没有一点渗透,全部分流到其他的韵母里去了。除了上述的几个流向,e在涟水话里还有一大流向,就是流向了入声韵,而入声韵

母,汉语拼音是无法标注的,只能用国际音标和方言字来标注。如“德”“特”“色”“责”“策”“隔”“客”“核”等字,普通话韵母为e,涟水话韵母为“额”的方言发音,相当于国际音标的[ɛ];“各”“搁”“壳”“鹤”“愕”等字,普通话韵母为e,涟水话韵母为恶劣的“恶”的方言发音。

确实,在涟水话里,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韵母发成e的字音。涟水话对韵母e的分流可视对古音的承接。查上古音韵部,可知“车奢遮”社会夸裤库跨刚呱”都在鱼部,“阿化蛇贺呵何呵戈窝窝俄俄嗟嗟”都在歌部,“哲舌设热蜚话刮瞎割话”都在月部,不难发现,这正是涟水话不忘初音、分流e韵的根本遵循。

